

# A Consolation To Solitude Recall: One Hundred Years Of Nobel Literature Prizes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回眸

## 孤独的慰藉

● 卢敦基/王自亮/艾伟/潘一禾/赵柏田/李郁葱/著



# A Consolation To Solitude Recall: One Hundred Years Of Nobel Literature Prizes

◎ 方平生/王自亮/艾伟/潘一禾/赵柏田/李郁葱/著

## 孤独的慰藉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回眸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 傅菊坪  
封面设计 夏季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慰藉：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回眸 / 卢敦基等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9  
ISBN 7-5339-1519-4  
I. 孤... II. 卢... III. 现代文学—作品—文学评论—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092 号

**孤 独 的 慰 藉**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回眸

卢敦基等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字数 220 千字 印张 10.5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39—1519—4/I · 1359 定价：16.80 元**

## 目 录

- 1 普吕多姆(1901) 文学的理想  
5 蒙森(1902) 人类意识的荒凉之处  
9 比昂松(1903) 后果未必可喜  
13 弗·米斯特拉尔 埃切加莱(1904) 让传统获得现代语言的包装  
18 显克微支(1905) 献给波兰的爱与奖  
22 卡尔杜齐(1906) 春光中的恋人之泪  
24 吉卜林(1907) 魔幻的冒险  
28 奥伊肯(1908) 心能否超越世界  
33 塞尔玛·拉格洛夫(1909) 小说的道德  
37 保尔·海泽(1910) 石破天惊逗秋雨  
40 梅特林克(1911) 青鸟  
42 霍普特曼(1912) 正确的小偷  
45 泰戈尔(1913) 爱的亲证  
48 罗曼·罗兰(1915) 勇敢鼓吹高尚理想  
51 海顿斯坦(1916) 另一个艺术世界  
53 吉勒鲁普(1917) 萤火虫  
56 彭托皮丹(1917) 陈腐教条的后果  
59 施皮特勒(1919) 重建“人—神”关系  
61 汉姆生(1920) 离开了我们的宁静  
64 法朗士(1921) 酷爱丰富

- 目  
录
- 68 贝纳文特(1922) 老态龙钟的世界与婴孩般的戏剧  
71 叶芝(1923) 爱你的皱纹  
74 莱蒙特(1924) 史诗汪洋  
77 萧伯纳(1925) 可疑的幽默大师  
80 黛莱达(1926) 男仆爱上女主人  
83 柏格森(1927) 深层自我的绵延  
87 温塞特(1928) 伤感之美  
90 托马斯·曼(1929) 穿越疾病与死亡的黑暗  
95 辛克莱·刘易斯(1930) 不可抗拒的现代命运  
98 卡尔费尔特(1931) 传统、祖先和土地  
101 高尔斯华绥(1932) 小说是一种缓慢  
104 蒲宁(1933) 温柔的爱 温柔的死  
108 皮兰德娄(1934) 裸露的假面  
112 尤金·奥涅尔(1936) 悲剧的原始概念  
117 马丁·杜伽尔(1937) 死亡与成长  
121 赛珍珠(1938) 小说为谁而写?  
124 西兰帕(1939) 无话可说的单纯  
127 颜森(1944) 隔时空云游故乡  
131 米斯特拉尔(1945) 另一个我,面向海洋  
134 赫尔曼·黑塞(1946) 最后一个浪漫骑士  
137 纪德(1947) 正与反  
140 艾略特(1948) 荒原  
143 福克纳(1949) 约克纳帕塔法主人  
147 罗素(1950) 明晰与幽默  
151 费比安·拉格克维斯特(1951) 硬币的两面  
154 莫里亚克(1952) 洞察我们深渊的反省目光  
157 丘吉尔(1953) 华丽与雍容

- 160 欧内斯特·海明威(1954) 内心的狮子  
163 拉克斯奈斯(1955) 寂寞荒野  
166 希门内斯(1956) 只有孤独者能感受孤独  
169 阿尔贝·加缪(1957) 双重人  
173 帕斯捷尔纳克(1958) 诗人的证词  
178 夸西莫多(1959) 诗歌从孤独出发  
181 佩斯(1960) 外交官与诗人  
184 伊沃·安德里奇(1961) 炸成两截的桥  
188 约翰·斯坦培克(1962) 孤独的慰藉  
191 乔治·塞菲里斯(1963) 大海向西  
196 萨特(1964) 另一个方向  
200 肖洛霍夫(1965) 风景里的传承  
203 阿格农(1966) 金色的古典  
206 奈丽·萨克斯(1966) 时代无言沉没  
210 阿斯图里亚斯(1967) 魔幻之路  
214 川端康成(1968) 分成两半的川端康成  
219 萨缪尔·贝克特(1969) 驱魔者的高蹈  
222 索尔仁尼琴(1970) 动物园的狮子  
225 聂鲁达(1971) 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229 海因里希·伯尔(1972) 分裂的话语  
233 帕·怀特(1973) 森林大火  
237 哈里·马丁逊(1974) 平庸而理想的这一个  
240 埃温德·约翰逊(1974) 游牧的信风  
243 蒙塔莱(1975) 独立特行  
246 索尔·贝娄(1976) 逃避或者质疑  
249 阿莱克桑德雷(1977) 病与诗  
252 艾·巴·辛格(1978) 相信的力量

- 255 埃利蒂斯(1979) 形而上的太阳  
258 米沃什(1980) 人被逐出天堂之后  
264 埃利亚斯·卡内蒂(1981) 耳证人的获救  
267 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 像一棵树  
271 戈尔丁(1983) 关于人类的寓言  
274 塞弗尔特(1984) 对一首诗的阅读  
277 克劳德·西蒙(1985) 文本的快乐  
280 索因卡(1986) “让路畅开着!”  
282 布罗茨基(1987) 说吧,记忆  
286 纳·马哈福兹(1988) 污秽尘世中的女性光芒  
290 卡米洛·何塞·塞拉(1989) 虚构的事业  
294 帕斯(1990) 所有的世纪仅是一个瞬间  
298 纳丁·戈迪默(1991) 讲述者:独立的立场  
301 沃尔科特(1992) 包围着我的一切都很美  
306 托妮·莫里森(1993) 阅读是一种乐趣  
309 大江健三郎(1994) 和……斗争到底  
312 希尼(1995) 直起身来  
316 希姆博尔斯卡(1996) 在锯上短暂的演奏  
319 达里奥·福(1997) 喧哗者的游戏  
322 若泽·萨拉马戈(1998) 跳蚤的方式  
326 君特·格拉斯(1999) 笨拙和轻逸

## 329 后记

目

录



普吕多姆(1901年获奖) 1839年出生于法国巴黎，代表作有《短诗集》、《孤独》、《徒然的爱情》和《碎瓶》。获奖理由：“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结晶的实证。”

## 文学的理想

1901年12月10日，瑞典学院大厅被人们精心装饰起来，枝形吊灯高悬，发出夺目的光焰，鱼贯而入的名流要人身着节日盛装，这里正在举行一次盛大隆重的授奖仪式。首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因病未能出席，改由法国驻瑞典公使代为领奖，使得瑞典学院十分失望，尽管如此，大厅里仍回荡着瑞典学院常

务秘书 C · D · 威尔逊激越而兴奋的授奖演说声，认为苏利 - 普吕多姆的诗作“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的结晶。”

授奖理由虽然有点溢美之嫌，但我们得坦率地承认，大体上这一番授奖辞表达的意思并不错。那个时代的诗人的确神采飞扬，精神高贵，具备温柔而不流于伤感的心灵。一百年前的欧洲人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和氛围里呢？茨威格在那部著名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里说道：“倘若要我今天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作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我这样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是最为精粹不过的。……好像一切都会地久天长地持续下去，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连续性的最高保证。……谁也不相信战争、革命和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来已不可能。”

知道了这样一个时代环境和人的心灵，当你读到这位首次获奖者的诗句就不觉得过于浅显了：“这种纯朴而又宁静的幸福，／源于宇宙中的万事万物，／抑压着蓝天，它的最初忧伤／增添了玫瑰的芳香。”“我睁开双眼，把真实的黎明怀疑；／看勇敢的伙伴打着唿哨登上扶梯，／百业兴旺，田野里早已播种完毕。”你也不会惊奇于苏利 - 普吕多姆那种单纯的“沉思”了：“为了幸福，让我们寻找真理，即上帝本身；让我们获得自由，也就是说要战胜自己的激情，可我们尤其要有爱心，这是最便利的极乐之路。”  
（《沉思集》）

苏利 - 普吕多姆，原名勒内 · 弗朗索瓦 · 阿尔芒 · 普吕多姆，1839 年 3 月 16 日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工商

业者家庭，幼年丧父，由母亲和大姐抚养成人。波拿巴中学毕业后，他进理工学院学习，继而在施奈德企业做过一段时间的工程师，后决定放弃这一职业，改而潜心研究法律，后来对文学创作发生浓厚的兴趣，索性放弃见习公证人的职务，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他一生中惟一碰到的大事件就是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巴黎沦陷期间那种种让人难以忍受的饥饿、寒冷、紧张、屈辱，他的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精神上受到挫折。他的诗和散文仍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辉，对人类思想的力量满怀信心，诗中充满寓意和象征，尽管多少带有说教的意味。另一方面，苏利—普吕多姆认为，诗歌应尽量表达个人内心模糊而纤细的感情，描写灵魂深处隐蔽而微妙的波动。他毕竟是个思考型的诗人，爱好向事物的深层进行探索，这种审慎的态度有利于他控制一些非理性的想像。

实际上，这种以为能阻挡任何厄运侵入自己生活的深刻信念中，包含着巨大而又危险的自负，尽管他们对生活抱有恭谦克制的态度。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期怀着理想主义的自由派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们相信这种进步已超过“圣经”，而且他们这样的神圣信条正在被每天每刻的科学技术的新奇迹雄辩地“证实”。我们作为后人不能苛求他们，要知道1901年之后的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呵：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与阴影，极权主义者的狂热与钳制，革命、建设、破坏、毁灭，少许的和平阳光，一连串的动乱、饥馑，经济大萧条，坦克与运动，示威与枪杀，种族隔离与艾滋病（新世纪的瘟疫），核

武器的狰狞面孔，生活方式的颠覆性改变，疯狂的节奏与丧失家园的感觉……这一切，让一百多年前生活着的人们无从体会，也无从谈起。以往，充其量是这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遇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尝到了饥馑，第五代人遭到了国家经济的崩溃——况且，总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根本什么都没有碰上。而大战之后一代人或几代人，什么事情没有见过，什么事情没有遭受过，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凡是能想像得出的一切灾难，都从头至尾一一饱尝过。尽管这样，我们不能苛求，认为这位首次获奖者身上那种过于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精致的忧郁和高贵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他确实基本上符合诺贝尔遗嘱中那句含糊不清的话，创作了“具有理想倾向”的作品。

苏利·普吕多姆于 1881 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01 年，他所以能压倒托尔斯泰、易卜生等大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创立之后的第一顶桂冠，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赖于法兰西学院为它的这位院士所作的声势浩大的推荐。获奖时，苏利·普吕多姆已从自己久住的爱丽舍宫附近的公寓搬往巴黎南郊的乡村夏特隐居。接到获奖通知后，在 11 月 9 日，他给瑞典学院寄去了一封短信：

我感到一种自豪的喜悦，并欣然地认为，此项为作家（本人忝为其中的一员）所力争之最高荣誉应归于我的祖国——因为在我们作品中，赢得此项荣耀的一切，都是得之于她。

（王自亮）



蒙森（1902年获奖） 1817年生于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加尔丁，代表剧作有《罗马史》《罗马编年史》《罗马币制史》《罗马刑法》等，1903年在柏林寓所里中风去世。获奖理由：“他把驾驭浩瀚材料的能力与富有时感的判断、精确的方法、充满活力的文风结合得天衣无缝。”

## 人类意识的荒凉之处

“铁血宰相”俾斯麦是个惹不起的人物。可并非人人都是这样看的，借用眼下时髦的说法，当时一位历史学家蒙森就对他说了个“不”字。从1873年至1882年，特奥多尔·蒙森任德国帝国国会议员，这位柏林大学古代史教

授以议会中自由派领袖的身份经常发表演说，抨击俾斯麦的政策，曾以“诽谤罪”受到俾斯麦操作的司法机关的传讯。蒙森愤然辞去了议员职务。但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却在精神上处于绝对的优势，他的巨著《罗马史》像一块纪念碑耸峙着，虽然没有大理石的柔美，却闪烁着青铜般的光辉。后来，俾斯麦曾手捧此书对蒙森说：“尊著我拜读再三，你看，封皮都快磨破了。”这是历史开的一次小玩笑。

历史又是具有反讽意味的。这一次让蒙森自己碰到了。蒙森八十岁生日时，一份庆贺书上列举了他九百二十种著作。他编纂和撰写的巨著诸如《拉丁铭文大全》、《下意大利方言》和《罗马币制史》等，对后来罗马史研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最后一部力作是《罗马刑法》，写作时蒙森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即使对他抱有偏见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以无可争辩的权威谈论爱亚皮吉的一篇碑铭，阿庇乌斯·凯库斯生活中的一个片断或迦太基的农业。尤其是他的《罗马史》，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各种才华在蒙森身上的聚合。他知识渊博，是一位头脑清醒的史料分析家，也会作出充满激情的判断。他既以细致的笔法叙述了当时罗马政府的内部运作和复杂的经济事务，又极其精彩地描写了激烈的战争场面和众多人物的性格，除了将个人的感情倾注到处于罗马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上的伟大人物恺撒身上，使他周身散发出夺目光彩之外，他还刻画了庞培、西塞罗和小伽图的生动形象。在蒙森眼里，优柔寡断的庞培至多可称为一个合格的士兵，善言巧辩的西塞罗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政客，而坚定的贵族派领袖小伽图则恰似满口理论的一介书生。蒙

森确实是个巨匠，他独具慧眼地发现，古罗马国家基本法的变迁可以揭示出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从国王时期公民分成贵族与平民的时候开始，罗马历史就是两者之间对立冲突的历史。蒙森在浩瀚的史料中畅游，俯仰自如，他总是寻求制高点，以求达到一览无余。尽管撰写罗马史非同一般，从蒙森在创作期间的书信往来中也可以看出，这是一件难以言叙的紧张艰苦的工作，但是当我们翻阅《罗马史》时，却完全折服于他大张旗鼓又细致入微的描述，精辟的议论和开合自如的结构。蒙森是个谦逊的人，《罗马史》前三卷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他也忍不住要发挥几句，说些过头话。他认为研究历史并不需要历史知识与方法的培训，而只需要掌握两门知识——法律学与语文学，除此之外就要看研究者本人是否得到克里奥这位历史女神的垂青。但后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使蒙森语塞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罗马史》，包括第一、二、三、五卷，前三卷于1854—1856年陆续出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停顿，直到1886年蒙森才推出了第五卷，而蒙森在创作之初就开始研究的罗马帝国时期在这部巨著中竟告阙如，全书独独缺少第四卷！蒙森至死也没有对这一问题作出正式解释，而且他在信件或交谈中随意提到的各种不同原因也是大相径庭的。其实，答案就在历史变迁本身之中：在十九世纪中叶，也就是蒙森《罗马史》前三卷出版之后，历史学来了一个大转换，风气为之一变，从历史哲学走向实证主义，普遍历史观被看做是虚幻的梦想，史学家渐渐转向以考据和查证的手段去搜集和整理历史材料，而蒙森在前三卷表现出的出色驾驭通史的能力和充满感情色彩的描述，受到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

的人们广泛质疑，这时蒙森颇感踌躇，无法动笔写第四卷。正是在这一时代潮流的影响下，蒙森主编的以考证整理为主题的《拉丁铭文大全》才会问世。他感觉到《罗马史》的时代连同与之相连的历史学观念已经一去不返了。后来他写的第五卷就不是一部如前三卷一样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罗马帝国史，而是在众多材料基础上冷却而成的研究专著，虽然不乏睿智、精确，却缺少了那种阿尔卑斯山峰顶上览胜的气势和“使一朵花蕾成长为一朵玫瑰”的想像力。笔墨追随时代的想法，使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昧于当下的历史，历史学家也被历史支配了。

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说法，从长时段看，历史终究是公正的，不为一时的喧嚷或沉默所淹没。瑞典学院肯定了蒙森在《罗马史》第五卷所写的：想像力不仅是诗，而且是历史的母亲。授予蒙森诺贝尔文学奖，事实上是从更宽广的视角，或深远的意义上肯定了《罗马史》，因为想像力和激情不是懵然无知，不知所终的，也不是没有由来的，它可以在历史的一个瞬间，一片纵深地带，惊雷一样地爆发，钟表一般精确地指向人类意识的荒凉之处。

获奖后的第二年，即1903年的11月1日，蒙森八十六岁生日的前夕，这位老人在爬上他在柏林夏洛滕堡寓所图书室的梯子找一本书籍时，突然中风倒下，溘然长逝。此刻，历史也黯然神伤，无言以对。

(王自亮)



比昂松(1903年获奖) 1832年生于挪威克维内，代表作有剧本《挑战的手套》和《超越人力》，诗集《诗与歌》，1910年在巴黎去世。获奖理由：“以诗人鲜活的灵感和难得的赤子之心，把作品写得雍容华丽而又缤纷。”

## 后果未必可喜

一个漂亮但是年纪毕竟大了的女人，不负众望地有了一个才华横溢且腰缠万贯或大有名声的老公。突然，有人跟她说：“你丈夫原来有过外遇。”她惊呆了。醒来后，她面临的选择是：离婚？抑或容忍丈夫的所为，将它认为是男人一时的见猎心喜，将家庭维持下去？

后果未必可喜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太容易走近比昂松。他 1903

年完成的名剧《挑战的手套》，面临的正好是这样的选择。区别只在于，这个女人还未婚，而她的男友有显赫的门第与殷实的家产，在以前与一个有夫之妇有过恋爱，当然此事已经过去。此时的姑娘，应该怎样选择？

比昂松跟他的朋友易卜生一般。看来同样都是伟大的女权主义者。剧中的不少人物甚至姑娘的父亲都曾出面劝说，说男人婚前的事情应该一风吹，不应太过计较。只是比昂松坚决不同意这种单身时随心所欲、结婚时又要别人相信他的诺言的大男子主义，坚持男性和女性应该平等，决不能让清白向龌龊、高尚向卑鄙卑躬屈膝。难道能够容忍“一个女人既欠一个男人的过去又欠他的未来，而一个男人只欠一个女人的未来”？婚姻也不是一个超级盥洗室，男人高兴时在这里洗一洗就万事大吉了。比昂松笔下的姑娘到最后仍仰着高贵的头颅，令人联想到离家出走的娜拉。

但是，问题正像顾准所说的“娜拉走后怎样”。时过百年，尤其是在比昂松的家乡北欧，比昂松谴责过的社会对男女的严重不公平可以说基本绝迹，只不过其路向与比昂松所希冀的恰恰相反：它以婚前对男女一视同仁的性开放回答了比昂松的责难。这一次是男人和女人一道在婚姻这个超级盥洗室里洗一洗了。可怜的比昂松先生如若地下有灵，不知作何感想。

社会与历史对比昂松的回应，不由不使我们反思理想的分量。人，永远是需要一点理想的。至于这种理想能否实现、如何实现，则常是另一回事。社会与人群，总是以朝阻碍较少的方向走去为多，所以才有一代代的人无休止地感叹“世风日下”。当然，世风是不是真的日下，也经